

从语义类推的新类型看其认知本质、 动因及其他问题*

朱彦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提要 本文探讨词群中由语义关系引起的语义类推现象。前人研究语义类推,往往只注意到同义和反义词群,而在其他词群,如同位、上下位、主题词群中也会发生语义类推。本文分析了当代汉语中几组牵涉到语义类推的词群,深入探讨了语义类推的三个心理制约:结构的一致、对关系的聚焦及系统性,指出语义类推本质上是一个跨域的系统投射过程,其动因是不同概念域中语义关系的同构。语义类推是一种原型范畴,当中存在着代表性等级。论文还梳理了语义类推与引申等其他相似相关现象之间的关系,指出语言演变的机制、规律在言语义当中表现得尤为清晰,应重视言语义的研究。

关键词 语义类推 结构投射 意义关系结构 原型 均变论

○ 引言

词义总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有的意义消失了,有的意义产生了,有的意义在内容上、性质上发生了变化。新义产生的最主要途径就是引申,即通过隐喻、转喻等机制从旧义中衍生出与之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义。引申是一种独立的语义演变(independent semantic change),它不是词义发展的唯一途径,与之相对照的是类推的语义演变(analogical semantic change),^①据 Geeraerts(1997: 94),类推的语义演变即是通过复制其他相关语言表达式的语义而产生新义。Geeraerts(1997: 101)根据衍生新义的表达式与提供语义衍生模式的表达式之间的联想链接(associative link)的不同,把类推的语义演变分为以下次类:

1) 句法(组合)关系引起的语义类推:如 private soldier 省略了 soldier 以后, private 获得了整个组合的语义,这是省略造成的语义类推;

2) 语音关系引起的语义类推:如法语的 chat(猫)与 chas(针眼)是同音异义词,于是 chat 的下位词 maroufle(一种胖的猫)也获得了“针眼”义,这是同音关系引起的语义类推;

* 本文在“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2010年8月)上宣读,陆俭明、蒋绍愚、华学诚、胡枚瑞、张维佳、张彦等与会学者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世界汉语教学》审稿专家及编辑也提供了很好的修改建议,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谬概由本人负责。

① 当然,词义衍生还有其他的途径,可参蒋绍愚(1989a、1989b: 70-93)、张博(1995、1999)、宋亚云(2005)等。

3) 语义关系引起的语义类推:如希腊语的 *angelos* 本义为“信使”(human messenger, envoy),希伯来语的 *ml'k* 除有“信使”义以外,还有“天使”义(heavenly messenger, angel),在用 *angelos* 翻译 *ml'k* 的过程中,*angelos* 也获得了“天使”义。荷兰语 *zwart* 本为“黑色的”(black),后发展出“非法的”意义,由此类推,*grijs*“灰色的”(grey)也发展出“不完全遵循法律规定的”意义。以上是同义、同位(cohyponym)关系引起的语义类推,其中,发生在不同语言间的语义类推,如希腊语的 *angelos* 从希伯来语的 *ml'k* 获得“天使”义,又称为“语义借用”(semantic borrowing)。

本文不认为上述 1)、2) 两种现象是类推的语义演变,理由详下。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语义类推”(semantic analogy)均指 3),即由语义关系引起的语义类推。语义类推是一种基于聚合关系的词义同(类)化现象,早在 18 世纪末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已注意到这种现象(孙雍长,1994:136-164;蒋绍愚,2002;宋亚云,2005)。Kroesch(1926)对语义类推的心理原因、不同类型已有较详细的讨论,而语义类推得到汉语界的普遍关注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学者们的命名各不相同,有“词义感染”(伍铁平,1984)、“相因生义”(蒋绍愚,1985)、“词义渗透”(孙雍长,1985;张小平,2003)、“聚合类推”(李宗江,1999:136-164)、“词义沾染”(江蓝生,1993)、“嫁接引申”(曹炜,2005)、“词义借用”(方欣欣,2005;侯昌硕,2008)等。有的学者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历史文献的缺乏,两个词项中哪一个是语义类推的起点,很难确定,而且两个具有同义或反义关系的词项,共同朝着某个方向引申出大致相同的新义,也完全有可能,因而主张在不明了类推起点的情况下,可以审慎地称之为“同步引申”(许嘉璐,1987;王小莘,1998)或“平行引申”(张联荣,1997:60)。^② 汉语学界对语义类推一般作如下定义(引自蒋绍愚(1985)对“相因生义”的定义):

甲词有①、②两个义位,乙词和甲词的①义位同义(或反义)。人们在语言运用中,由于类推作用,认为乙词既然和甲词的①义位同义(或反义),就应该和甲词的②义位也同义(或反义)。这样,乙词就取得了甲词②义位的意义(或与甲词②义位相反的意义)。

汉语界讨论的语义类推多限于同义聚合和反义聚合,但实际上,在其他聚合体中也能发生语义类推。上文引述的 Geeraerts(1997:101)的例子,荷兰语 *zwart*(黑色的)与 *grijs*(灰色的)之间的语义类推关系就是一种同位聚合。Kroesch(1926)在当时西方语言的词的共时言语中也发现了不少同位聚合的实例,而我们在当代汉语中不仅也发现了同位聚合的语义类推,还发现了上下位聚合和主题聚合中的语义类推。不同类型的聚合体,其语义类推的具体细节有别。最重要的是,以往的研究在语义类推的实质、动因及其与自然引申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上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以致术语繁多而所指混杂。本文将着重分析当代汉语中同位词群、上下位词群和主题词群中的语义类推现象,并对语义类推的认知本质及其动因、语义类推范畴的原型性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本文“语义类推”的“义”不限于词的语言义,还包括了词的临时性的、未取得义位资格的、非常个人化的、言语活动中转瞬即逝的言语义。词的语言义和言语义尽管独立性不同,

^② 张联荣(1997:60-63)的“平行引申”与张博(1995)的“相应引申”、李宗江(1997:78-87)的“平行衍生”名异而实同,江蓝生(1993)的“类同引申”中有些实例也属于“平行引申”,如“喜/爱”“软/强”等。

但其产生的机制、途径是一样的,言语义由于是进行中的变化(change in process),其所呈现的原则、规律,其演变的轨迹往往比历史上早已固定下来的语言义更为清晰可见,对这类意义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词的语言义当中由于历时久远、文献资料缺乏等原因而悬疑不决的问题,更好地揭示语言义当中被掩盖的种种现象、规律。所以,共时层面上的言语义的微观研究其实有着重大意义,我们不应排斥而应给予应有的重视。

一 同位词群的语义类推

什么是同位词群的语义类推?下面将以几个词群为例进行说明。

1.1 “沙发、板凳、地板、地下室”坐席义词群

在网络博客或论坛等可以发帖回帖的地方,第一个回帖所在的位置,网友戏称为“沙发”^③,故常以“抢沙发”“坐沙发”来指称抢占了第一个回帖位置。既然第一个回帖位置叫沙发,那么第二个回帖、第三个回帖、再之后的回帖所在的位置叫什么呢?在家居生活中,沙发是最舒服的坐具,椅子、板凳次之,没有坐具可坐,只能坐地板,这是很糟糕的;而如果连地板都抢不到,只有坐地板的下面一层——地下室了。于是,回帖的位置便在家居的坐席义场中(地板、地下室可算作被语境临时指定的坐席,这是类推过程中的结构校准(structural alignment,详下)造成的)类推:第一个回帖位置叫沙发,是最好也最难抢到的位置,那么次之的第二个回帖位置就叫板凳,之后的位置就叫地板,再次的位置就是地下室。

在“沙发”一例中,“沙发、板凳、地板、地下室”是一个临时性的同位词群,其常用义 S_A 、 S_B 、 S_C 、 S_D 构成同位关系的坐席义场,并且从 S_A 到 S_D 有一种从高到低的级差(scale)关系,既包括空间上、档次上及舒适度上的级差,更是人们心理评价上的级差。设 S_A' 、 S_B' 、 S_C' 、 S_D' 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第 N 个回帖位置,其间的语义关系也是同位关系,并且从 S_A' 到 S_D' 也有一种从高到低的级差关系;这个级差既是回帖在论坛中空间位置上的从高到低和出现时间的由先到后,更是人们心理评价上从好到差的级差关系;位置高、出现在先的回帖显著度更高,当然是好的位置,反之不然。当“沙发”获得了 S_A' 义后,“板凳”就相应的配 S_B' 义,“地板”就配 S_C' 义,“地下室”就配 S_D' 义。可见,用“沙发”指称第一个回帖位置触发(trigger)了“板凳”“地板”“地下室”的新义获得,这也是一种语义类推现象,这种语义类推可定义如下:

词语A、B、C组成一个词群,A、B、C的某一义位 S_A 、 S_B 、 S_C 之间具有同位关系;如果A词还具有 S_A' 义,由于类推作用,B词也相应的获得 S_B' 义,C词获得 S_C' 义,并且 S_A' 、 S_B' 、 S_C' 之间也具有某种同位关系,这种词义获得属于同位词群的语义类推现象。

“沙发”词群的语义类推牵涉到两个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坐席域和回帖位置域。在这两个域中,“沙发”词群的旧义与新义不仅一一对应,即 S_A 对 S_A' 、 S_B 对 S_B' 、 S_C 对 S_C' 、 S_D 对 S_D' ,其意义关系结构(sense-relation structure)也是同构(isomorphism)关系:旧义 S_A 、 S_B 、 S_C 、 S_D 的意义关系结构是有序的同位关系,新义 S_A' 、 S_B' 、 S_C' 、 S_D' 的意义关系结构也是有序的同位关系。所以,语义类推是关系结构从基域(base 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投射。据Gentner对类推的结构投射理论(structure-mapping theory),类推是思考关

③ 第一个回帖位置为何称为“沙发”,已不可考。网上虽有诸多版本,但均非科学考证,不可信。

系格式(relational pattern) 的一种认知能力,是在基域与目标域之间建立起结构校准并投射推理的过程。类推的结构校准受到以下心理制约: 1) 结构的一致(structurally consistent) ,它包括域内元素的一一对应及元素关系的平行性; 2) 对关系的聚焦(rational focus) ,即类推必须牵涉到元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但不必牵涉到元素的属性; 3) 系统性(systematicity) ,即类推倾向于对连成一体的关系系统而非各自孤立的关系系统发生作用(Gentner, 1983, 1988; Gentner & Markman, 1997; Holyoak, Gentner & Kokinov, 2001: 2) 。类推的以上特点在语义类推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语义类推确实是以结构一致为前提,聚焦于元素之间的关系,并且是作用于特定概念域内的整个语义关系结构系统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目标域和基域的关系结构不尽一致,在类推前基域会通过调校(align) 而与目标域的关系结构达成一致,如“地板”“地下室”被临时归入坐席义场,以及后文的例子中“紫”被归入“蓝”色调义场,都是结构校准的结果。结构校准使得基域和目标域的关系结构达到了一致,从而推进了语义类推的进行。

类推是需要触点(trigger point) 的,语义类推的触点即是两个域中某两个意义之间建立起了对应关系 R_A , R_A 的建立促使其他的意义也相继建立起跨域的一一对应关系,如 R_B 、 R_C 等。所有的 R 关系都建立起来以后,两个域中相关元素的一一对应便宣告完成,元素的语义关系结构便实现了跨域的投射。语义类推的过程可图示如下(A 、 B 、 C 是词项,黑体部分是触点,空心箭头表示类推关系,实线箭头表示从旧义到新义的类推衍生,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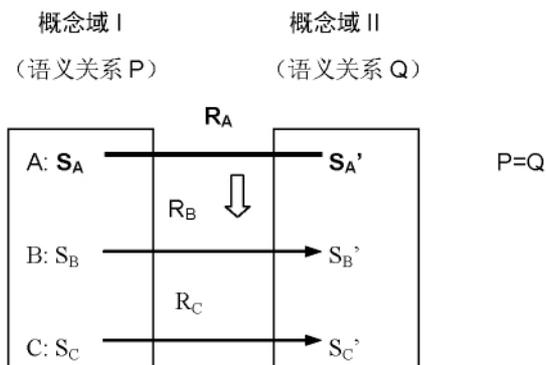


图 1 语义类推的跨域投射

如图 1, S_A 、 S_B 、 S_C 和 $S_{A'}$ 、 $S_{B'}$ 、 $S_{C'}$ 分别是概念域 I 和概念域 II 中的元素, S_A 、 S_B 、 S_C 的语义关系为 P , $S_{A'}$ 、 $S_{B'}$ 、 $S_{C'}$ 的语义关系为 Q , $P=Q$ 。 R_A 为 S_A 与 $S_{A'}$ 的对应关系, R_A 的建立导致了 S_B 与 $S_{B'}$ 、 S_C 与 $S_{C'}$ 之间的对应关系 R_B 、 R_C 的建立。 R_A 、 R_B 、 R_C 全部建立起来以后,则概念域 I 到概念域 II 元素的一一对应关系及元素语义关系结构的平行关系即得到建立,从概念域 I 到概念域 II 的投射得以完成。

假如 B 、 C 新义的获得是自身引申而来,并没有经过 A 的触发,即使 P 与 Q 同构,但 A 、 B 、 C 的新义获得仍是一般引申,而非语义类推。

下边再举几例,进一步说明同位词群的语义类推问题。为节省篇幅,我们仅对类推过程作简要分析。

1.2 其他同位词群

“鸡”“鸭”是人们最熟悉的两种家禽,两者个头相当,功用相当(都是肉用和蛋用),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却又在生活习性上相互对照:鸡喜旱而鸭喜水。“鸡”由于与“妓”谐音,又获得了妓女义,于是“鸭”相应地类推出男妓义。“鸡、鸭”的原义和新义也涉及到两个概念域:家禽域和性服务者域。在家禽域中,“鸡”“鸭”是兼有相似(个头、功用相当)和对照(鸡喜旱而鸭喜水)关系的同位关系;在性服务者域中,妓女和男妓也是相似(都从事性服务)兼对照(在性别上相互对照)的同位关系。

“刮骨、割肉、掉皮”是与肌体损伤有关的几个词,就肌体损伤程度、人的疼痛程度而言,“刮骨”最甚,“割肉”次之,“掉皮”最轻。但“割肉”一般用的是隐喻义,“比喻赔钱卖出(多用于证券交易)”(《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有人^④从“割肉”类推开,将“刮骨”与“掉皮”也赋予了赔钱卖出义:既然“割肉”可表亏损卖出,则大幅亏损卖出就是“刮骨”,小幅亏损卖出就是“掉皮”了。^⑤“刮骨、割肉、掉皮”的字面义和隐喻义也牵涉到两个概念域:肌体损伤域和证券交易域。词群的字面义和隐喻义在各自的概念域中都构成兼含级差(程度的由轻到重)的同位关系。

其他如“黑色”“灰色”“白色”,在色彩亮度上形成有序的同位关系。在“黑色”衍生出“秘密的、非法的”意义(如“黑色收入”)之后,“白色”也类推出了“透明的、合法的”意义(如“白色收入”),“灰色”类推出“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意义(如“灰色收入”)。“黑色”衍生出“一般人不了解的、法律法规无法涉及的”意义(如“黑色地带”)后,又带动“白色”类推出“人们了解的、处于法律法规范围内的”意义(如“白色地带”),“灰色”类推出“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了解的、不都处于法律法规范围内的”意义(如“灰色地带”)。

又如“小龙女、黄蓉、赵敏、李莫愁、灭绝师太”,在金庸小说武侠人物域中是有序同位关系,从“小龙女”到“灭绝师太”,武功一个比一个高;但残忍和心灵扭曲程度也越来越甚,被男子爱慕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当“李莫愁”“灭绝师太”被分别用来专指女博士和女博士后之后,^⑥“小龙女、黄蓉、赵敏”也由于类推而获得了新义,分别指大专女生、本科女生和女研究生。这是另一组同位类推的例子。

在类推方向上,“沙发”和“鸡”“黑色”“小龙女”词群是从同位序列的一端向另一端类推,而“割肉”词群是从同位序列的中间向两端类推。

二 上下位词群的语义类推

上下位词群的语义类推不太多见,笔者只见到过同性质的两组“绿、深绿、中绿、浅绿”和“蓝、浅蓝、中蓝、深蓝、紫色”颜色词群。

根据对台湾独立的态度,台湾政界可大体分为“蓝营”和“绿营”两派,但在急独和急统

^④ 例见 <http://bbs.finance.sina.com.cn/tableforum>,为节省篇幅,在此不再援引真实语料。

^⑤ “割肉”所包含的亏损程度本来范围较宽,既可以是小幅亏损,也可以是大幅亏损,但在与“刮骨”和“掉皮”相对举的语境中专指中度亏损,这也是结构校准的结果。

^⑥ 我们推测“李莫愁”或“灭绝师太”应是类推的起点,因为女博士、女博士后在近些年数量激增,由于大龄、学历高而带来的婚配问题也日益突出,在有学历的女性中是婚配最困难,因而也最受关注、最有争议的群体。“李莫愁”或“灭绝师太”与女博士、女博士后之所以能扯上关系,源于一个世俗偏见,即女子读书不宜多,读书越多、学历越高,则越没有女人味,越没有男子敢娶。

之间还有着多个中间派,这一系列政治派别形成了一个连续统,由此,有博客文章^⑦把绿色、蓝色这两个冷色系中表达不同色调、不同浓度的系列颜色词语,与从急独到趋统连续统上的各种派别,作了一一对应。绿营分深绿、中绿、浅绿三派系,从深绿派到浅绿派,急独立场逐渐减弱。蓝营分紫、深蓝、中蓝、浅蓝四派系,从紫派到浅蓝派,趋统立场逐渐减弱。

“蓝”和“绿”对于台湾政治派别的象征义,都是我们熟悉的旧义,而“深绿”“中蓝”等颜色词对政治派别的象征意义,则是个人在特定语境下赋予的新义。这些新的意义很明显产生于类推,只不过类推的触点不在“深绿、中绿、浅绿”或“浅蓝、中蓝、深蓝、紫色”两个同位关系词群内部,而在它们的上位词“绿”和“蓝”上。显然,上述“深绿、浅蓝”等颜色词的新义的获得,也是一种语义类推现象,这种发生在上下位词群中的语义类推,可大致定义如下:

在一个上下位词群中,设上位词A的意义是 S_A ,其若干下位词 A_1 、 A_2 、 A_3 的意义分别是 S_{A1} 、 S_{A2} 、 S_{A3} ;如果A词还具有 S_A' 义,由于类推作用, A_1 会相应的获得 S_{A1}' 义, A_2 获得 S_{A2}' 义, A_3 获得 S_{A3}' 义,并且 S_{A1}' 、 S_{A2}' 、 S_{A3}' 与 S_A' 之间也具有上下位关系。

当然,从物理属性上说,“紫”与“浅蓝、中蓝、深蓝”不应是同位关系,紫与蓝的差别是色调的差别;而浅蓝、中蓝、深蓝同属于蓝色调,只是在浓度、亮度上有差别。所以紫与蓝在语言体系中常常是同位关系,同属于颜色词的基本层次范畴(basic level category)。而上例把紫归入蓝的下位,成为与浅蓝、中蓝、深蓝同位的颜色,显然还是类推过程中的临时性的结构校准,是依赖于特定语境的词义关系。

在上下位词群“蓝”“绿”等词的语义类推过程中,也牵涉到两个域,颜色域和政治立场域,在这两个域之中,不仅新旧义之间依次一一对应,域内的意义关系结构也是完全同构的:都是上下位关系,下位义之间兼有级差关系。

三 主题词群的语义类推

不仅是同位词群和上下位词群会发生语义类推,笔者在主题词群(theme group)中也发现了语义类推现象,主题词群的语义类推可大体定义为:

一个主题词群A、B、C、D,词语意义分别为 S_A 、 S_B 、 S_C 、 S_D ;当主题词目A被赋予新义 S_A' 后,围绕主题A的一系列词语B、C、D也可以由于类推作用而分别获得 S_B' 、 S_C' 、 S_D' 义, S_A' 、 S_B' 、 S_C' 、 S_D' 也构成主题义关系;其中 S_A' 是主题义, S_B' 、 S_C' 、 S_D' 是与 S_A' 相关的其他意义。

下面讨论两组主题词群。

3.1 “沉、浮、灌水、水车、潜水、潜水员、冒泡”等水域主题词群

在网络论坛中,“沉、浮、灌水、潜水、潜水员、冒泡”一组词有着新的涵义。“沉”指旧帖被新帖排挤到了论坛后面的页面中;“浮”指旧帖有人回复时,旧帖即变成了新帖,重新出现在论坛的首页;“灌水”指发表无意义的帖子;“水车”指热衷于发表大量无意义帖子的人;“潜水”指只看帖不回帖;“潜水员”指只看帖不回帖的人;“冒泡”指惯常“潜水”的人偶尔回一次帖或发一次帖。“沉、浮、灌水、水车、潜水、潜水员、冒泡”从词形上看,无疑都是旧词,但在网络论坛中呈现的都是新义。它们的新义是怎么来的?我们认为,这与论坛被戏称为

^⑦ 见萧功秦博客文章《从深绿到紫色:台湾七色政治光谱分析》,http://xgq1900.blog.tianya.cn。

“坛子”并被赋予了水域的意象有着直接的关系。网络论坛的“坛”(义为发表议论的场所)由于与表容器的“坛”同音同形,而被网友戏称为“坛子”。容器坛子可以盛水,于是,网络论坛也被视为盛了水的容器,论坛的内部自然成为一片水域,从而与水有关的一系列词语“沉、浮、灌水、潜水”等都与论坛牵上了关系。

“沉、浮、灌水、水车、潜水、潜水员、冒泡”这组词语之间,除“沉”与“浮”有反义关系之外,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诸如同义、反义、上下位、同位、局部一整体、共同局部、成员一集体之类的语义关系;但它们在意义上显然是有着某种关联的,这种关联就是主题关联(topic association),即都与水域中的事物或活动有关。主题词“坛子”获得新义,触发了与“坛子”中的水相关的一系列词语也依次类推而获得新义,这一语义类推过程也牵涉到两个概念域:盛水的坛子域和网络论坛域,两域中的新义和旧义彼此一一对应,而两域中的意义关系结构也呈现出同构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客观说来,“坛子”并不是“沉、浮、灌水、潜水、潜水员、冒泡”的主题词。因为现实世界中没有这样大且专供人类水下活动的坛子,所以,“坛子”与“沉、浮”等词语的主题关系只是临时性的,而且是间接的,必须以水为中介方可建立。这是“坛子”与“沉、浮”等词的主题关联看起来不那么自然的原因。

3.2 “鸡、养鸡、杀鸡、下蛋、喂米”等鸡主题词群

2006—2007年间,随着股市的火爆,证券投资基金的理财效应越来越被普通民众认可,一批与基金有关的行业词如“基民、封基、开基、债基、股基、QDII、定投、公募、私募”等也逐渐步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些汉语词也在这一浪潮中被成系列地赋予了新义。

在网络论坛上,基金产品常简称为“基”。“基”与“鸡”谐音,于是网络论坛中喜用“鸡”指代基金。从而,由“鸡”开始,与“鸡”相关的一系列词语,都依次获得了与基金有关的新义。例如“养鸡”指买入基金并持有相当一段时间,“杀鸡”指把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全部赎回,“下蛋”指基金为基民赚取了回报,“喂米”指为已持有的基金追加金额继续申购,“肥鸡”指资产规模过大(如几百亿元)的基金,“瘦鸡”指资产规模过小(如5亿元以下)的基金,“瘟鸡”指赚钱能力很差的基金产品,“养鸡场”指基金公司,“饲养员”指基金经理,“鸡种”指不同的基金产品,“新鸡”指新发行的基金产品,等等。

“养鸡”“杀鸡”“下蛋”等词新义的获得,很显然源于对“鸡”表基金义的类推,而且类推的过程中加入了概念隐喻:如果管理得当,基金资产规模会越来越大,如同饲养得当,鸡也会逐渐长大一样;既然基金是“鸡”,则持有基金,待其净值越涨越高、收益越滚越大,就是“养鸡”;规模过大的基金,净值多半涨得较慢,仿佛是跑不动的“肥鸡”;新发行的基金,犹如刚出壳的“新鸡”,要跑起来,还得“养”一段时间,等等。旧词语“下蛋、养鸡、杀鸡、喂米”等新义的获得,归因于主题词群内的语义类推,其新义引发的触点即是主题词目“鸡”新义的获得。“鸡”主题词群的语义类推也牵涉到两个域:与鸡相关的概念域和与基金相关的概念域,分属两域的新义和旧义依次一一对应,域内的意义结构关系也是完全同构的。

四 语义类推的认知本质、动因、原型性及其与引申等的关系

4.1 语义类推的认知本质及动因

上文所举同位词群、上下位词群和主题词群,其成系列的意义获得本质上均是语义类

推,即语义关系结构从基域向目标域的投射。基域是为人熟知的、具体事物的域(如坐席域、肌体损伤域、颜色域、鸡主题域等),目标域是不为人熟知的新事物或抽象事物的域(如回帖位置域、证券交易域、政治立场域、基金主题域等),正是从熟知到陌生、从已知到未知、从具体到抽象地跨域地系统性投射,使词群中的词语成系列地获得了新义。

本文在研究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简单的意义关系结构较容易触发语义类推,而复杂的意义关系结构较难触发语义类推。什么是简单的结构?简而言之,元素数量少,而元素之间的关系比较单纯,就是简单的结构。反之,元素数量多,而元素之间的关系也比较错综复杂,如出现了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就是复杂的结构。以往讨论语义类推,涉及最多的无外乎同义关系和反义关系,偶尔关注到同位关系,而上下位关系与主题关系的语义类推却是鲜少提及。本文讨论的几种词群中,同位关系词群语义类推的实例最多,主题关系次之,上下位关系最少,整体一部分关系则暂时还没有发现实例。其原因恐怕在于:同义关系、同位关系、反义关系只牵涉到相互关系,没有层级,都是比较简单的关系结构;主题关系虽涉及到层级,但无论是同一层级之内或不同层级之间,意义关系都非常松散而宽泛,^⑧所以主题关系也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关系结构;而上下位关系、整体一部分关系不仅牵涉到层级,且同一层级之内及不同层级之间的意义关系都比较紧密、严整,因而是比较复杂的关系结构。一个概念域中简单的关系结构,较容易在另一个概念域中找到与之同构的关系结构;而一旦关系结构变得复杂,就较难在另一个概念域中找到与之同构的另一复杂结构了。这是上下位词群、整体一部分词群的语义类推现象要远远少于上文所述其他类型词群的根本原因。

综上,语义类推的定义可以进一步概括为:

一个包含词语 A、B、C 的聚合体中,A、B、C 在某一意义上有聚合关系;其中 B、C 在类推作用下,又依照 A 的意义模式(如多义、同形异义^⑨等)获得其他新义的过程,称为语义类推。

特定的聚合关系是联系着特定的概念域的,因而语义类推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跨域的系统投射过程,发生投射的最根本动因是不同概念域中语义关系的同构,即是语义关系结构的同构性驱动(motivate)了语义类推的发生。

4.2 语义类推是一个原型范畴

关于语义类推,前人取得了不少成果,如蒋绍愚(1989a)举了二十来个例子,其中有自然发生的,有人为(如避讳)导致的。但语义类推研究也引起不少质疑,争论的焦点即在于语义类推与词义引申的关系上。

以图1来作解释,一般认为,假如 S_A' 与 S_A 只是同形异义的关系,则 S_B' 和 S_C' 基于类

^⑧ 主题关系又称为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因为主题关系的建立是基于相关联想(relevant association)。相关联想可以在无限的维度上展开,因而主题词群内部词义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主题词群往往不被列入意义关系结构研究的范围之内。

^⑨ 本文中“沙发”的旧义与新义、“鸡”的旧义与新义(妓女义、基金义)之间都是同形异义关系。蒋绍愚(1989a)提到比照假借义模式相因生义的,假借义与同一词项中其他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同形异义。而“割肉”的旧义与新义、“沉”等主题词群的旧义与新义、“下蛋、瘦鸡”等主题词群的旧义与新义之间因有隐喻关系,可视为多义关系。

推的语义衍生是可以接受的;而假如 S_A' 与 S_A 有可能的引申关系,则 S_B' 和 S_C' 的获得是不是基于语义类推,就颇有争议。比如蒋绍愚(1989a、1989b)对“生”两个义位的类推获得是这样解释的:“‘生₂’、‘生₃’和‘生₁’在词义上也有一定的联系,当然也可以设想它们是‘生₁’引申而来的。但它们产生的时代离‘生₁’如此之远,而且在语言运用中经常和‘熟₂’、‘熟₃’对举,因此,我们认为这两个义位产生的过程与‘慢₂(钝)’相同,是通过类推作用,作为‘熟₂’、‘熟₃’的反义词而产生的。这样设想,恐怕更接近于语言事实。”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引申可以是一种系统发生现象,因为相近的词义会引起相同的联想,所以一组词有相同的引申义,有时很难说是一个词受另一个词影响的结果。(江蓝生,1993;张联荣,1997:61;李宗江,1999:16)朱城(1991)、肖贤彬(1993)、李宗江(1999:14-20)对前人认定为语义类推的许多例子进行分析,都认为其中有许多实际上是词义引申,主张能用一般的引申就能解释清楚的现象,不必归因于语义类推。

本文认为,语义类推之所以与自然引申边界不清,是因为语义类推与自然引申本来就是相邻的两个原型范畴,不仅边界模糊,而且范畴成员之间存在着代表性等级(representativeness scale)的差异。最具代表性的成员是范畴的中心,是原型(prototype),^⑩最不具代表性的成员处于范畴的边缘(periphery)。

原型的语义类推有以下特征:1)触点的带动作用明显,且有据可考;2)新义、旧义之间没有可能的引申关系;3)基域与目标域中的语义关系同构。

如蒋绍愚(1989a)所举“庄/严”例,“庄”有肃敬义,又因假借而有“妆”“装”义,即“妆”“装”义不是通过“庄”的自然引申获得的。同理,与“庄”在肃敬义上同义的“严”也无法通过自然引申获得“妆”“装”义,东汉因避汉明帝的讳,以“严”代“庄”,“严”才因语义类推而获得了“妆”“装”义。再如本文所举例子,“沙发”的第一回帖位置义从何而来已不可考,但很明显与自然引申无关。“鸡”的妓女义得自于谐音,也与引申无关;另外,“板凳”“地板”“地下室”的回帖位置义、“鸭”的男妓义也都与自然引申无关,那么这些新义如何成系列地得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语义类推,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先获得新义的词项带动词群中其他词项也成系列地获得了新义。又如“蓝”“绿”上下位词群,上位词“蓝”“绿”的政治派别义虽然是转喻义,由党旗的颜色转指相应的政治派别;但下位词“深蓝”“中蓝”“浅绿”“深绿”等词新义的得来显然与转喻引申无关,也没有其他的引申途径,只能视为是从上位词“蓝”“绿”的政治派别义类推而来的结果。

次原型的语义类推则有以下特征:1)触点的带动作用明显,且有据可考;2)新义、旧义之间有可能的引申关系;3)基域与目标域中的语义关系同构。

例如“割肉”同位词群,触点词“割肉”的字面义“割除筋肉”与实际义“亏损卖出”是有自然引申关系的,是由生理上的舍弃和疼痛隐喻对外物的舍弃及心理上的痛惜;而“刮骨”“掉皮”也含生理上的舍弃和疼痛,理论上也可以引申出对外物的舍弃及心理上的痛惜;但实际语料表明“刮骨”“掉皮”的新义是在跟“割肉”对举的语境中才产生的,因此,“刮骨”“掉皮”新义的获得很明显是由于“割肉”的类推带动,而非自然引申。又如上文两个主题词

^⑩ 原型的建立可依据不同的维度(Lakoff, 1987; Cruse, 1990)本文语义类推原型的设立依据是“标准的”(canonical),而非常见的(typical)。

群,其主题词目“坛(子)”的论坛义和“鸡”的基金义首先得之于谐音(“坛”例还有同形的因素),但随之即被赋予了隐喻的意象:论坛像一只注了水的坛子,而基金则仿佛是经喂养逐渐长大的鸡只。隐喻再进一步延伸开去,以至于同一主题的其他词项也成系列地获得了隐喻义。^①我们或许也可以认为非主题词目的隐喻义的得来是由于词项自身的隐喻引申,但这种“引申”也明显是由主题词目“坛(子)”和“鸡”新义的获得而批量触发的。这里,语义类推即使不是衍生新义的唯一机制,也必定起着主导作用。

语义借用中的好些现象也属于次原型的语义类推。如梵语的 *doṣa/duṣyati* 是个多义词,有凶恶义也有瞋怒义;汉语的“恶”本只有凶恶义而没有瞋怒义,在佛经翻译过程中,译师有时也用“恶”来译瞋怒义的 *doṣa/duṣyati*。(朱庆之,1990)理论上,汉语“恶”的瞋怒义似也可由凶恶义引申而来,但文献语料表明,“恶”的瞋怒义是在对译佛经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尽管也可以认为“恶”的瞋怒义是在梵语的启发下“引申”而来的,但这种“引申”显然是特定语境中模仿复制(copy)的结果,所以语义类推的作用是主要的,关键性的。同理,汉语“瘦”的病弱义、“持”的记忆义、“踊跃”的欢喜义等与梵语的关系(朱庆之,1995、2000;朱冠明,2008),以及汉语“蒸发”的人员消失义、“菜单”的计算机屏幕上的选单义等与英语的关系(曹炜,2005;郑燕萍、曹炜,2007)均可作如是观。至于上举蒋绍愚(1989a、1989b)的“生/熟”例,假如“生₂”“生₃”确是在与“熟₂”“熟₃”对举的语境中才出现的,则“生₂”“生₃”的语义获得也可归入此类。

边缘的语义类推有以下特征:1)触点的带动作用不明显,也无可查考;2)新义、旧义之间有可能的引申关系;3)基域与目标域中的语义关系同构。

边缘的语义类推又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类推过程难以查考,而引申关系似可顺理成章,前人文献中认为不是语义类推的例子多属此类。例如“瞧”先有观看义,后有访问义,但李宗江(1999:16)认为其访问义的得来解释为自然引申比解释为由“看”的访问义类推而来更合理;因为“观、顾、望”等同类动词也都兼有观看义和访问义,而“看”的类推带动作用作为一种心理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是“难以验证”的。本文认为,在缺乏相关历史文献的情况下,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语义类推确实发生过,却也不能断然否认语义类推发生的可能。据 Kroesch(1926),意义(笔者按,尤其是内容义 content meaning)的演变方向理论上有限可能,但在具体语言、具体方言中,一个词群的演变方向常常有某种偏好,这未必是巧合;很可能就是类推在起作用,尽管语义类推的历史证据很难获得。Kroesch 的意见值得重视。因而,我们认为,或许比较审慎的态度是承认新义的产生可能是引申和类推互为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我们把这类例子定性为边缘的语义类推,处于语义类推和自然引申两个原型范畴的交叠之处,是语义类推的范畴边界。如果非要作一个区分,“区分的标准恐

^① “坛子/论坛”和“鸡/基金”例可以认为都是大规模的概念隐喻(large-scale conceptual metaphor),姑且称之为“论坛是(盛水的)坛子”和“基金是鸡”隐喻,与 LOVE IS A JOURNEY、ARGUMENT IS WAR 之类结构隐喻一样,里边既包含本体对应(ontological correspondence),也包含认识对应(epistemic correspondence),都是从一个域到另一个域的投射。只不过“论坛是坛子”和“基金是鸡”是创新的隐喻,而 LOVE IS A JOURNEY、ARGUMENT IS WAR 是已成规约的隐喻。(以上参 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1993)这类隐喻由于包含了实体的对应及实体关系的对应,因而本质上也是类推。(Gentner et al., 2001)

怕以谁起主导作用为宜。”(朱城,1991)

另一种情况是,引申关系理应存在,却不可考,或没有引申过程的时间差,这就有可能是类推而来,如“了”的“全都”副词义和“给”的“为”“向”介词义(李宗江,1999:18-19)。但这类例子类推的证据同样不足,我们认为也可以归入边缘的语义类推。

至此,语义类推的原型性等级可整理为下表:

表1 语义类推的原型性等级

	原型的语义类推	次原型的语义类推	边缘的语义类推
1) 触点有带动作用	+	+	?
2) 新旧义之间没有引申的可能	+	-	-
3) 基域与目标域中的语义关系同构	+	+	+

从表1可见,“基域与目标域中的语义关系同构”是语义类推最关键、最必不可少的定义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具备这一特征,不宜归入语义类推。据此,Geeraerts(1997:101)中的“句法组合关系引起的语义类推”和“语音关系引起的语义类推”实质上并不是语义类推,至少从所举例子来看不是语义类推,如图2所示 private soldier 一例(F表示词形式 word-for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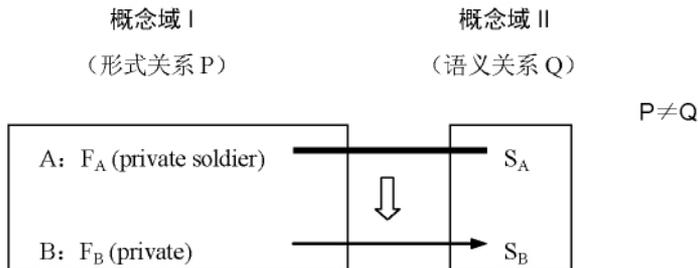


图2 private 的形成过程

从图2可见, S_A 和 S_B 是同一关系,而 F_A 与 F_B 之间却不是同一关系,所以P与Q并不同构,private的语义获得不是经由语义类推,而是部分(即private)代整体(即private soldier)的转喻(Radden & Kövecses,1999)。同理,maroufle(一种胖的猫)获得了“针眼”义也不是语义类推的结果,^⑫此不赘述。

4.3 语义类推的其他相关问题

人们在讨论一个意义是引申而来还是类推而来时往往忽略了一点,即没有把引申关系放到一个词项的多义网络(network)中去考量。还是以图1为例,设词项A的两个意义 S_A 和 S_A' 有引申关系,假如 S_A 与 S_A' 在A的多义网络中距离很近,甚至是相邻节点;则词项B的 S_B' 义从 S_B 义引申而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从 S_A' 类推而来的可能性比较小。而假如 S_A 与 S_A' 在A的多义网络中距离很远,中间相隔着很多其他意义;则 S_B' 从 S_B 引申而来的可能性就很小,从 S_A' 类推而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李宗江(1999:17-18)在讨论“谓/呼”“谓/言”“任/信”的关系时就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多义网络是讨论

^⑫ 至于 maroufle 获得“针眼”义属于哪一种语义获得,目前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引申关系的关键性背景,脱离了这一背景,很多问题都无法得到清楚的阐释。在讨论语义类推和引申的关系时,人们多忽略了多义网络对展示多义关系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得所谓的引申关系显得既模糊又粗疏。

还有些例子,如“元/基/祖/胎”都引申出开始义,“好”(喜爱)和“恶”(厌恶)意义相反,却都发展出表程度深的副词义;“行”(行走)和“坐”(住止)表达的状态是对立的,但都发展出了表示即将、将要的副词义;“雅”(高尚、文明、美好)和“奇”(特异、非凡)是类义关系,却都发展出了表程度深的副词义。这类例子,许嘉璐(1987)、江蓝生(1993)与其他平行引申的例子归为一类,都称为“同步引申”或“类同引申”。但我们认为,这类例子更恰当的定性应是“词义交叉”(张联荣,1997:67-70),词义交叉的过程可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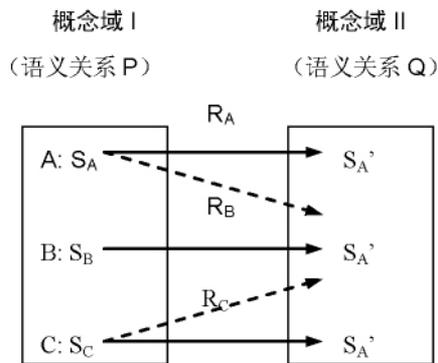


图 3 词义交叉的形成过程

如图 3 所示, S_A 、 S_B 、 S_C 都引申出了同样的意义 S_A' , 假如 S_A 、 S_B 、 S_C 是同义关系, 则图 3 展示的是平行引申, $P=Q$ 。假如 S_A 、 S_B 、 S_C 不是同义关系, 而是反义关系、类义关系等其他关系, 则图 3 展示的就是词义交叉, 虚线箭头能把“交叉”的趋势表示得更为清楚直白。词义交叉不是平行引申, 因为 $P \neq Q$ 。

综上, 前人文献中的“相因生义”“词义感(沾)染”“同步引申”“类同引申”“平行引申”“词义渗透”等术语常常混杂了多种不同的情况, 有真正的类推, 也有自然的引申; 有平行引申、相互引申,^⑬ 也有词义交叉; 有聚合关系的类推, 也有组合关系的同化;^⑭ 有原型的类推, 也有次原型的类推, 甚至还有处于类推和引申交界地带的情况。对于这些复杂的现象, 只要把旧义的语义结构关系和新义的语义结构关系弄清楚, 把旧义和新义的一一对应关系理出来, 并找到新义获得的触点, 是不难把语义类推区分出来的。还要补充一点, 类推、引申是词义体系扩展的机制(mechanism)、途径, 而平行引申、相互引申、词义交叉是词义体系扩展的过程和后果, 不可混为一谈。类推、引申都能导致词义的平行发展, 而引申还能导致相互引

⑬ 如孙雍长(1985)的“置/废”, 许嘉璐(1987)的“冤/曲”“孔/好”, 江蓝生(1993)的“弱/怯”。

⑭ 例如伍铁平(1984)的“词义的感染”就既牵涉到组合同化, 也牵涉到聚合类推。孙雍长(1985)的“词义渗透”中, 在同义近义关系、类义反义关系、通假声转关系中发生的词义渗透是聚合类推, 而在“语法结合关系”中发生的词义渗透则是组合同化。罗积勇(1989)的“意义相因生义”指聚合类推, 而“毗邻相因生义”指组合同化。

申和词义交叉。^⑤

五 余论:言语现象与语言规律

前人研究语义类推,多只关注到同义和反义关系词群。其实,在其他的聚合关系词群,如同位、上下位、主题词群中,也可以发生语义类推。本文所举同位词群、上下位词群及主题词群都是当代汉语中的新词新义,甚至只是个人言语义,这或许会招致用言语现象来讨论语言规律的批评。其实,言语义和言语义的区别仅在于前者由于例(token)的高频在语言系统中获得了独立和巩固(entrenchment),而后者没有。(Croft & Cruse, 2004: 293)至于其所遵循的原则和规律,言语义和语言义并没有什么不同。语言史研究中有一个均变性原则(gradualist principle),即语言演变的基本原则、机制现在是这样的,过去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在来解释过去(Labov, 1994: 9-27)。从本文涉及的当代汉语的实例看,语义类推并不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错误的类推”(蒋绍愚, 1989a),有时候,人们本来就知道 S_A 与 S_B 有某种语义关系,词项A还有另一意义 S_A' ,而词项B却没有对应的意义 S_B' ,是出于表达的需要而有意识地创造了 S_B' 以与 S_A' 相对应。以往对语义类推存在与否、哪些实例才是真正的语义类推争议很多,关键也不在于将语义类推与类同引申“混而为一”(周俊勋,吴娟, 2008);而是始终局限在历史语料和既成的语言义之中,局限在同义、反义(至多还包括类义)的单层语义结构之中,忽视了活语言当中语义关系结构的系统对应和在线(online)投射,因而对语义类推的本质难以获得更进一步的认识。新词新义往往在短时间内批量产生,且理据透明,线索清晰,语言演变的机制、规律可以看得尤为清楚,这是新词新义研究对于语言史研究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如果我们能解释为什么单个说话者改变了他的语言习惯,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一群说话者改变了他们的语言习惯。(Geeraerts, 1997: 102)所以,我们应该给予言语义、个人义以相应的学术地位,重视词的言语义研究。

参考文献

- 曹 炜 (2005) 词义派生的新途径——词义的嫁接引申,《学术交流》第12期。
- 方欣欣 (2005) 词义借用的不对称与泛时性,《汉语学报》第1期。
- 侯昌硕 (2008) 衍生与借用——新时期旧词新义现象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江蓝生 (1993) 相关语词的类同引申,见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 蒋绍愚 (1985) 词义的发展和变化,《语文研究》第2期。
- 蒋绍愚 (1989a) 论词的“相因生义”,见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 蒋绍愚 (1989b) 《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蒋绍愚 (2002) 读《广雅疏证》札记,见《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宗江 (1999)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罗积勇 (1989) 论汉语词义演变中的“相因生义”,《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宋亚云 (2005) 古汉语词义衍生途径新说综论,《语言研究》第1期。
- 孙雍长 (1985) 古汉语的词义渗透,《中国语文》第3期。
- 孙雍长 (1994) 《管窥蠡测集》,长沙:岳麓书社。

^⑤ 语义类推能不能导致相互引申,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

- 王小莘 (1998) 试论中古汉语词汇的同步引申现象,《南开学报》第4期。
- 伍铁平 (1984) 词义的感受,《语文研究》第3期。
- 肖贤彬 (1993) 词义浸润:一种词义演变的新方式,见申小龙、李耀楠、赵世举主编《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论集》,香港:亚太教育书局。
- 许嘉璐 (1987) 论同步引申,《中国语文》第1期。
- 张博 (1995) 词的相应分化与义分同族词系列,《古汉语研究》第4期。
- 张博 (1999) 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中国语文》第2期。
- 张联荣 (1997) 《汉语词汇的流变》,郑州:大象出版社。
- 张小平 (2003) 当代外来概念词对汉语词义的渗透,《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郑燕萍 曹炜 (2007) 外来词义的移植:现代汉语非派生式新义探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4期。
- 周俊勋 吴娟 (2008) 相因生义的条件,《南京社会科学》第6期。
- 朱城 (1991) 古汉语的词义渗透献疑,《中国语文》第5期。
- 朱冠明 (2008) 移植:佛经翻译影响汉语词汇的一种方式,《语言学论丛》第3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庆之 (1990) 佛经翻译与中古汉语词汇二题,《中国语文》第2期。
- 朱庆之 (1995) 汉译佛典在原典解读方面的价值举隅——以 Kern 英译《法华经》为例,《学术集林》(6),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 朱庆之 (2000) 佛经翻译中的仿译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中古近代汉语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Croft, William & Alan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use, Alan (1990) Prototype theory and lexical semantics. In S. L. Tsohatzidis (ed.), *Meanings and Prototypes: Studies i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382-402. New York: Routledge.
- Geeraerts, Dirk (1997) *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Lexic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ntner, Dedre (1983) Structure-mapp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ogy. *Cognitive Science* 7, 155-170.
- Gentner, Dedre (1988) Metaphor as structure mapping: The relational shift. *Child Development* 59.1, 47-59.
- Gentner, Dedre & A. B. Markman (1997) Structure mapping in analogy and similar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1, 45-56.
- Gentner, Dedre, Brain F. Bowdle, Philip Wolff and Consuelo Boronat (2001) Metaphor is like Analogy. In Dedre Gentner Keith J. Holyoak and Boicho N. Kokinov (eds.), *The Analogical Mind: Perspectives from Cognitive Science*, 199-253. Boston: The MIT Press.
- Holyoak, Keith J., Dedre Gentner and Boicho N. Kokinov (2001) Introduction: The place of analogy in cognition. In Dedre Gentner, Keith J. Holyoak, Boicho N. Kokinov (eds.), *The Analogical Mind: Perspectives from Cognitive Science*, 1-20. Boston: The MIT Press.
- Kroesch, Samuel (1926) Analogy as a factor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2.1, 35-45.
- 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akoff, George (1987) Cognitive models and prototype theory. In Vyvyan Evans, Benjamin K. Bergen and Jörg Zinken (eds.),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ader*, 130-167. Sheffield: Equinox, 2007.
- Lakoff, George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Andrew Ortony (eds.), *Metaphor and Thought* (Second Edition.), 202-2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dden, Günter & Zoltán Kövecses (1999)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In Klaus-Uwe Panther & Günter Rad-

den (eds.) ,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 17 - 59.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New Types of Semantic Analogy: Its Nature in Cognition , Motivation and Other Issues

Zhu Ya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semantic analogy caused by sense-relations in word groups.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semantic analogy , usually only synonymous and antonymous word groups are concerned , but actually semantic analogy also occurs in other types of word groups , such as co-hyponymous , hyponymous and thematic groups. It analyses several word groups where semantic analogy occurs in modern Chinese , presents three psychological constraints to semantic analogy: 1) structural consistency , 2) relational focus , and 3) systematicity , and claims that semantic analogy is fundamentally a domain-crossing mapping , motivated by isomorphism between sense-relations of different conceptual domains. And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 , semantic analogy involves prototypical graduality. Finally it attempts to make clear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me relevant phenomena (e. g. , sense extension) and semantic analogy ,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utterance meaning , where the mechanisms and rules of language change can be clearly observed.

Key words semantic analogy , structure-mapping , sense-relation structure , prototype , gradualism

作者简介

朱彦 ,女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语义学 ,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 ,内容涉及词汇语义、构词和语法研究 ,出版专著《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

(通讯地址: 100871 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中文系)